

常德公寓的日常

王青

似乎不能用“邂逅”这个词来形容我的这次遇见，但也绝不是执意或刻意的寻访。那天，当我随着高峰点的人流从静安寺地铁口涌出来的时候，已是下午快六点的辰光了。不辨东西却又不假思索地随波逐流，正是一个路痴的寻常状态。我转到一条行人相对较少的路上，那些上了年岁的法国梧桐一碧连天，在暮夏的黄昏里，散发出一种令人沉心静气的笃定。

常德路195号，常德公寓，就像那个斜刺里蹿过来的平衡车少年，忽然就抵在了眼前。猝不及防的错愕，让我这个满心思赶路的人戛然止了步，人也像刹了闸后的惯性，前倾了几步才停住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为之倾倒吧！张爱玲也确实是一个让人倾倒的人物……

几乎同时，一辆送快递的小黄车停在公寓的门前。公寓森严的门禁顿时大开，我趁机随快递小哥进入楼内。相对于许多张迷的进门难，我顺利得有点不可思议。以前看台湾女作家李黎的《浮花飞絮》，有一段说她去寻访张爱玲曾住过的另一处公寓长江公寓时，竟一脚踏空跌倒在地。事后她自我解嘲：祖师奶奶素不喜人打扰，这番又惹恼了她，不就是略施小惩吗？——次年她再去常德公寓时就有些犯怯，“到时日已西斜，这儿的门禁比长江公寓森严得多，大门深锁，访客非按铃根本不得入……”于是她知难而退遗憾地错过了，这段未了情也一直耿耿于怀。和她比我可幸运多了，不过在终于进门的那一刻我还是忐忑起来，扪心自问：这，不算是私闯民宅吧！

大大小小的快递包散乱地堆在门厅的地上。收发台上放着一沓当天的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，有它们帮我记着日期：2019年8月15日，星期四。墙面上的那只老挂钟正指向六点零五分。与我手表的时间分毫不差。快递员按照楼层开始分拣。假如生逢今世，张爱玲这个最才的女无疑就是最宅的女，她自己也说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。置身闹市中却又尽力抽身世外的她，太适合现在的这种云生活了。不过她的那个“逃”，现在正好改为“淘”了，那堆大大小小的淘宝邮包，兴许闭着眼都拎出属于她的几只。

早上出门，下雨，车子开出小区没多久，对面开来的一辆大公交，正放慢速度准备进站。右前方的一位胖阿姨，划出一条大斜线跑过来，很明显，在赶这辆车，她收了伞，迈着小碎步，边跑边伸手挥着。我赶紧踩一脚刹车，为她让路。她从车前跑过时，笑眯眯地向我摇了摇手中的伞，算是表达谢意吧。我在后视镜里看到她赶上了车，心里挺高兴。

给生病住院的父亲送饭时，看到饭点时进出最频繁、最忙碌的是外卖小哥。因为疫情影响，进出医院的检查手续较平常繁琐一点。戴



海岸斑斓 李昊天 摄

显然，八十多年前建造这个公寓的意大利建筑师，没有完全考虑到邮箱尺寸这个百年大计。镶嵌在门厅墙面上的老式木质邮箱，玻璃门，暗锁，一格格的确有点丰巢快递柜的样子，只是尺寸仅够放放书报杂志之类，最多勉强塞进地上那只最小号的纸箱。邮箱共五层，每层四格，贴着房号。那其中的一格理所当然是曾属于她的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又不禁心旌摇曳起来。

常德公寓当年叫爱丁顿公寓或爱林登公寓。张爱玲曾在这座公寓里生活过六年多，她是在公寓落成后的第三年即1939年与母亲和姑姑住进5楼51室的，不久她便离开去香港读书，1942年返回上海后与姑姑第二次住在6楼65室，直到1947年9月搬到长江公寓。常德公寓的时光也是她一生中最华彩的篇章。她最重要的作品《封锁》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《金锁记》《倾城之恋》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这里也是她和胡兰成恋爱和结婚的地方。

我沿着楼梯步行上楼。楼梯不算宽，目测正好是两个人比肩并行的宽度。楼梯和走廊铺着的都是那种小方块的马赛克，泛着黯哑的光，仿佛在佐证或强调着局部细节的逼真。不知多少陈年旧事都严丝合缝地砌在里面了。窗有目，墙有耳，它们也不知耳闻目睹了多少场的怨憎会、爱离别，只是不语罢了。我放轻了脚步，生怕会惊着谁。不，

应该是怕惊着自己吧。楼道里铸铜的消防栓伸出墙面，我想像它就是一道能够开启旧时光的阀门——

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，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。这边的人在打电话，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，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。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。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，一捶十八敲，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；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。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，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——这当然是七十多年前公寓里稍纵即逝的某个日常，一不留神被张爱玲的一双灵眼摄了去，那些声音和画面被她拘在了活色生香的文字里，高保真，超清晰，真个是逃都逃不脱了。

我其实想看到的就是常德公寓最日常的场景，复制或者复活的，都行。三楼的住户的楼道门敞着，晾衣架上挂满衣裳，四楼隐隐有播报本埠新闻的电视声飘出来，五楼谁家洗衣机的涡轮旋起哗哗的水声……匆匆一瞥的窥探，我眼看到的和张眼看到的当然没法同日而语，何况公寓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仆欧换成了钟点工，无线电匣子、留声机换成了电视机和音响，多少炉的沉香屑都已灰飞烟灭，可楼中的烟火还是那炉市井的烟火。

我停在六楼，天台上不去。遥想那时青春飞扬的张爱玲和炎樱，站在阳台上眺望上海的天际线，俯

瞰楼下来人往的芸芸众生。我觉得那张照片上印刻着的是张爱玲此生最灿烂的笑靥。六楼，所有的门都关着，那扇曾属于张爱玲的门也紧闭着。如果把时间的大钟拨回到1944年的那个春日午后，说不定我就能看到胡兰成的那次慕名的拜访，望见忐忑的他在笃笃地敲门，从门洞里递进名片，黯然离开。然后，他们见面，钟情，结婚，纠葛，远离……那纸婚帖上的“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”，更像是为打破而立下的盟约。

乱世里，不问缘还是劫，对还是错，一切都朝着既定的结局走下去，绝无剧情反转的可能。更没有谁的手能阻止后来一切的发生。一切必然发生。沧海桑田之后，唯有这座建筑以遗世独立的姿态，见证着那些人事的曾经过往，滚滚红尘中的聚散离合。

手机陡然响起，等候中的女儿不耐烦地将我拉回现实。我转身下楼，原路返回门厅，那里的一切竟与我上楼前别无二致，兴许时间的指针根本就没有挪动过。快递员守着那堆邮包还在分拣，挨个电话通知。“张小姐，依的快递！”或许耳边真该有这样的一声响起吧，而不是我此刻的幻听。

从常德公寓出来，我和女儿走进了门旁的千彩书坊。这个以张爱玲为主题的书坊不论是位置还是格调，都如同是对常德公寓的一个现代的注脚。书籍、明信片、帆布包、钥匙扣、T恤……琳琳琅琅的纪念品上，张爱玲无处不在，又全都不在。

要了咖啡，桌上的花瓶里插着两支玫瑰，一朵红玫瑰，一朵白玫瑰。没有王娇蕊，也没有孟烟鹂。店堂里三三两两散坐着几个喝茶看书的文艺青年。我座位的墙上是一幅张爱玲的肖像油画。她穿着湖蓝色锦缎袍子，抱臂，低眉。我将右手搭在自己的左臂上，微微低了下头，东施效颦地摆了个张氏的经典姿势以示致敬。照完相后女儿惊呼：妈妈你手臂抱反了耶！

呵，反了就反了吧，这世间最不可缺少就是拙劣的模仿，而张爱玲却永远是一个不可模仿的传奇。

也记下农历的日期：己亥年七月十五。在上海的天际云影里，遥想七十多年前的那轮满月……

瞬间

李晓宜

你穿凉拖鞋，不怕感冒？”小哥腾手抹抹脸上的雨珠，笑着说：“跑起来就不冷了。穿胶鞋太重，跑起来累。”他见我手里也拎着饭盒，问：“给老人家送饭？也辛苦吧。”我笑着摇摇头说，“你们更辛苦。”

离开医院时，排队停车，扫码付停车费。想着父亲下一步检查的事，稍微一走神，车子“噗”地一

声顿住了，前车一左一右下来两个小伙子，弯腰看他们车子的后保险杠，我这才反应过来——追尾了！我开车多年，追尾还是第一次。正准备下车，他们直起身挥挥手说，“走吧走吧”。我说实在对不起，老爷子住院心里有点乱，没注意。开车的小伙子挥挥手，说：“我能理解，走吧走吧，没事。”